



# 上座部佛教的重要論典『清淨道論』

蔡惠明

## 一、南傳上座部佛教的源流

南傳上座部佛教，通常是指以前由印度傳到錫蘭（今斯里蘭卡），並逐漸普及於東南亞各國的佛教。它比較接近於原始佛教，應當重視。但它謹守上座部的舊規模，有它的歷史局限性，亦須認真加以分析研究。從總體來說，它畢竟是釋迦牟尼佛創立聖教的一個組成部份，不能隨便否定或誹謗。

上座部佛教，可說是保有上座部中和法藏部相類的面目，或者說它為法藏南系。在佛滅後一百年間，佛教內部由於對戒律和教義，因傳承見解的不同，出現了分派，最初形成上座部和大眾部，稱為根本二部。此後又繼續分為十八部或二十部，稱為枝末部派。公元六世紀時，又歸於四大系統：一、上座部（北方以化地、法藏為代表，南傳以大寺為代表，大寺又分為無畏、祇多林住）；二、正量部（犢子為代表）；三、大眾部；四、說一切有部。上座部佛教代表保守的一派，所以被看作是一類。據「異部宗輪論」記載，從上座分出說一切有部的時候，根本上座轉名雪山部。可見當時北印度地區原來是流行上座部的。以後因一切有

部在北方大發展，上座部乃逐漸消失。五世紀以後，就將錫蘭的佛學看成是上座部的代表。到了八世紀律天時代，他著「異部宗輪論部執畧集」，就記述南方上座部分為大寺、無畏寺、祇多林住三派。大概當時散在印度各地的上座部都已衰落了。

實際上，印度的佛教史學家都把上座部看成別傳，常用「分別說」這一名目加以區別。如唐玄奘譯如性釋的「攝大乘論」，就把上座列為分別說部。南傳巴利語三藏七部論書之一的「論事」，記載當時部派爭論的十個中心問題中，南傳主張：1. 過去現在法無體；2. 並非一切法都實有；3. 四諦可以頓得現觀；4. 一定無「中有」；5. 阿羅漢不退；6. 沒有真實的「補特伽羅」。以上觀點都與化地部相同。但對化地部主張的佛在僧數和佛與二乘同一解脫，並同一修道則存在分歧。這倒更接近於從化地部分出的法藏部。還有，中國南朝時，由僧伽跋陀羅譯的「善見律毗婆沙」屬於南方律論，論中所譯的戒本與法藏四分的戒本相似，被誤認為「四分律論」。由此可見，南傳上座部佛教與法藏部有密切關係，可稱它為法藏南系。

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基本理論突出了兩個特點：一是心性本淨說，二是佛道與聲聞道不共說。心性本淨說出於南傳「增支部」一「法品」的第六節，有對舉的二段，大意說：「心性本淨，為客塵染，凡夫未聞故，不如實知，亦無修心。」又說：「心性本淨，離客塵垢，聖人聞故，如實知見，亦無修心。」這樣解釋心性本淨，是「分別說」通途的說法，不過各部派對自性淨心和客塵煩惱的內在關係看法各有不同。有些部派認為客塵所染污的心就夾雜染污，在離染時必須轉變染污部份為清淨；但另一些部派却認為客塵所染不會影響到心的本質，它依然是離染的，所以解脫時只是使染污不再生起而已。南傳上座部佛教是主張離染得到解脫，與後一說法相同。近代學者研究認為「心性本淨為客塵染」的思想，符合南印度一乘宗「含生同一真性，客塵障故」的初期禪宗根本思想；而中國禪宗初祖菩提達摩的壁觀禪法，可能與南傳定學從地遍處入手，應用色曼陀羅有關。可見南傳與北傳佛教之間，具有深厚錯綜的關係，不能輕易忽視。

至於佛道與聲聞道不共說，早就見於原始佛教典籍，如「南傳巴利語大藏經」一「小部」的「本行藏」。經文中就集錄了各種波羅蜜行的事跡，承認二者的不同，為大乘理論的先河。「雜阿含經」第六六四經載：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如來與阿羅漢不同，雖然解脫相同。如來具十智力，而阿羅漢僅五學力。」這段經文還見於南傳「中部」的「獅子吼經」、「增支部」的「佛說十力經」等。它又與法藏部相關，法藏部認為，佛和聲聞乘等不同一修行道，但同一解脫。聲聞乘等共修以四念住為重點，因為念住是一行道，也是一乘道，可以貫徹始終而達到究竟，但佛道在此之外，還有不共施戒的十波羅蜜。記載上述經文的有南傳「小部」即「雜藏」和「菩薩藏」，就是法藏部特有的體裁，具見「四分律」卷五十四。至於佛道與聲聞道之所以截然二途，早在發端時

即有它的依據，因為聲聞始於厭離，急求解脫；而佛道始於大悲，因地不同，果德也就各異了。南傳的「論事」第十八品第十三章，特別破斥北道派所主張的佛無慈悲的異說，用意就在於此。所以南傳上座部佛教認為「大乘非佛說」，這也是一種偏頗的論斷。因為南傳經藏中早就指出佛道與聲聞道不共。

又南傳上座部佛教對實踐的方法，有一套組織完備的說法，它的本典大概是種瑜伽類書。二世紀時，優婆祇沙上座著「解脫道論」十二卷。漢譯本為南朝梁代扶南國（今柬埔寨）沙門僧伽波羅譯，歷代中國大藏經均有收錄。論中分別闡述佛教的戒、定、慧三學的重要意義，指出戒律是修持佛法的階梯，持戒攝心，以防止身、口、意所作的惡業；然後通過止心於一境，不使散亂的禪定修習，澄心靜慮，排除一切妄念，即可獲得智慧。因此慧是由戒生定，因定發慧的果德，起了達事理、決斷疑難、破除迷惑，論証真理的作用。本論的中心思想是「樂離縛、離無明」，通過戒定慧三學的修持，求得自我解脫，達到涅槃境界。五世紀二十年代，南傳上座部佛教重要論師覺音到錫蘭，研讀僧伽羅文注疏和上座部教義，當時大寺派僧團為測試他的才幹，囑他注釋二首偈頌而寫出「清淨道論」。此論雖和「解脫道論」在體材和內容方面都十分相似，但却是以大寺派的正統立場，破無畏山派等的謬誤論點，連「解脫道論」也在所破之列。「清淨道論」問世後，風靡一時，在上座部佛教各國廣泛流行。除有僧伽羅文、泰文、緬甸文、高棉文、老撾文、天城體梵文和拉丁字母音譯的巴利文本外，還被譯成日、英、法、德等文字。漢文大藏經沒有它的譯本，直至本世紀八十年代，北京已故學者葉鈞譯出漢文本，因我國通行北傳大乘佛教，故而流通不廣。雖然如此，為推動原始佛教和上座部佛教研究，提供重要參考資料。本文主要介紹「清淨道論」的內容和作者覺音的簡史，請關心原始佛教和

上座部佛教的善信參考閱讀。

## 二、覺音和『清淨道論』

覺音長老(Buddhaghosa)是公元五世紀中葉人，亦譯佛音，為南傳巴利語系佛教著述家。他出生於北印度菩提伽耶附近的婆羅門種姓家庭，通吠陀學，擅長工巧明，精於辯論。先在菩提伽耶一座僧訶羅(今屬斯里蘭卡)人建造的寺廟出家為比丘，於摩訶那王在位時(四一〇—四二二)去僧訶羅首都阿努拉德普勒，住錫於大寺，專研巴利語三藏和注疏，有很多巴利語著述。他還將當時很多用僧伽羅語寫的佛經注疏譯成巴利語。後回印度朝禮菩提樹而不知所終。相傳柬埔寨有座覺音寺，是他圓寂的地方。著作有『清淨道論』、『普悅』、『析疑』、『善吉祥光』、『破除疑障』、『顯揚心義』、『滿足希求』、『勝義光明』、『殊勝義』、『迷惑冰消』以及『五論釋義』、『本生注』、『法句比喻』等。據說他在印度時曾寫『發智』一書，近代學者認為是『殊勝義』的初稿。他除著『清淨道論』外，幾乎對全部巴利語三藏作了注解。如上述的著述中，『普悅』為律藏注釋，『析疑』波羅提木叉(意譯為戒律)的注釋，『善吉祥光』乃長部『阿含經』經注，『勝義光明』係『小誦』和『小部』第二『經集』的注釋，『殊勝義』為『法聚論注』，『迷惑冰消』是『分別論注』等。其餘五部論著如『五論釋義』、『本生注』、『法喻經注』等都是評價很高的文學作品，傳誦一時，影響深遠。他所有的著作都是用巴利文寫的，而他採用僧伽羅文寫的注疏，內容更為精彩，反而使這些原著都失傳了。現代斯里蘭卡學者認為這是僧伽羅文化的一個損失。總的說來，由於覺音的作品大量與廣泛地留傳到世界各國，對於傳播巴利語佛教有很大的影響。以後顯赫一時的無畏山派經過長期與反覆的論爭，終於被大寺派兼

併，唯有大寺派學說綿延流傳至今。中國南朝曾由僧伽波羅譯出優波祇沙的『解脫道論』，此書在東南亞上座部佛教國家却早已失佚，幸賴漢譯本保留下來。而『清淨道論』一直缺譯，一九八一年由北京巴利語學者葉均譯出。他在『清淨道論』漢譯『前言』寫道：「覺音所著『清淨道論』是綜述上座部佛教思想的一部最詳細、最完整、最著名的作品，是研究南傳上座部教理必讀之書。覺音引用了整個南傳三藏要點，並參考斯里蘭卡當時流傳的許多古代三藏疏和史書而寫成此論。所以『大史』稱它為『三藏和義疏的概要』。德國的唯里曼·蓋格教授說它是一部佛教的百科全書。亞洲南方各國的學者都要研究這部名著，其他的世界佛教學者也都重視研究它。讀了此書，可以了解南傳佛教的主要教理；也可以看到一些當時當地的社會、經濟、歷史等問題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列舉當時各國的上等布類中有中國絲綢，這在經論中是難得見到的資料。」

『清淨道論』依據大寺派傳統的觀點，對一切物質和精神現象作了闡述、複雜而精細。全論共二十三品，依照次第論述戒、定、慧三學的意義。一至二品闡明戒的定義、作用和種類，持戒的各項規定等；三至十三品講述定的意義、種類、修習禪定的各種方法、目的和所獲得的福慧等；十四至二十三品闡明慧的定義、種類、修習方法等，這是『清淨道論』的核心，從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詳述關於四諦、五蘊、八正道和十二支緣起等佛教基本理論。現將此論各品主要內容，作主要介紹於下：

第一品『說戒品』，講什麼是戒？戒的意義、戒的相、用、現起、近因，戒的功德、戒的種類，戒的雜染和淨化。着重說明別解脫律儀戒、活命遍淨戒及資具依止戒。

第二品『說頭陀支品』，闡述十三頭支，即糞掃衣支、三

衣支、常乞食支、次第乞食支、一座食支、一鉢食支、時後不食支、阿練若住支、樹下住支、露地住支、塚間住支、隨處住支、常坐不臥支的相、用、現起、近因，受持規定、區別、破壞與功德。

第三「說業處品」，綜合說明什麼是走？定的意義，定的相、用、現起、近因，定的種類，定的雜染與淨化，怎樣修習。修定可有四十種不同定境，即十遍、十不淨，十隨念、四梵住、四無色、一想、一差別。在準備修定前，應當破除十種障礙，親近教授業處（定境）的善知識，順適自己的性格，選擇一種妥當的定境去修習。

第四「說地遍品」，詳細講述十遍中的地遍修習法。所謂地遍，就是採用特定的泥土，以特定的方法作成圓相，以此為對象進行修習，可以得二種定，還可以上接初禪到三禪，進修四、五禪。還談到了遍的作法、修習法、三種相、二種定、七種不適、十種安置善巧、精進平等、定止定的規定，四種禪的修習法和五種禪的修習法。這五種禪的修習法，是南傳上座部佛教的一種特殊禪法。

第五「說餘遍品」，即除十遍中地遍處外，闡述其他的水遍、火遍、風遍、青遍、黃遍、赤遍、白遍、光明遍及限定虛遍等九遍的作法和修習法。

第六「說不淨業處品」，闡述膨脹相、青淤相、膿爛相、斷壞相、食殘相、散亂相、斬砍離相、血塗相、蟲聚相等十種不淨的情況，並用什麼方法、到什麼場所去取這些不淨相，以及詳示對十不淨相的修習方法。

第七「說六隨念品」，講述十隨念中的佛、法、僧、戒、捨、天等六種隨念的修習方法。

第八「說隨念品」，解釋十隨念中的其餘四種，即念死的修法與功德、身至（念身）的修法與功德，安般念（念出入息）的修法與功德。寂止隨念的修法與功德。

第九「說梵住品」，解釋慈、悲、喜、捨四種梵住的意義，確定修四梵住的對象，修習方法、目的和功德，關於四梵住的四個問題等。

第十「說無色品」，說明空無邊處、識無邊處、無所有處、非想非非想處等四種無色定的四種方法。

第十一「說定品」，說明食厭想和四界差別，兩種定境的意義、修法和功德。

第十二「說神變品」和第十三「說神通品」，這二品專門解答前文所述「修定而有神通功德」的論點，就是說專心修定，到一定程度，可能產生人體特異功能，主要有四種神通論：1. 神變論，有十種神變，即決意神變、變化神變、意所成神變、智遍滿神變、定遍滿神變、聖神變、業報生神變、具福神變、咒術所成神變、彼彼處正加行神變。在十種神變中，又有着重說明決意神變有十種身體上的特異功能。2. 天耳界論，3. 他心智論，4. 宿住隨念智論，5. 死生智論。

第十四「說蘊品」，解釋什麼是慧？慧的意義，慧的相、用、現起、近因。慧的種類、慧的修習等。中心內容是闡述慧地之一的五蘊。五蘊是佛教分析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重要理論。南傳上說部和北傳大乘的說法不一樣。本品分析物質方面的色蘊，詳細介紹了二十種所造色（物質元素），以及色的一法至五法。對分析精神方面的識蘊，根據善、惡、無記的性質而生起各種不同的心識，共有八十九種心，分析每一具體的心識活動過程，有十四種作用。解釋行蘊時，分爲五十二種心所法，有與善心相應

的行與不善心相應的行，以及與無記相應的行。並以其他六種方法而抉擇五蘊說。這是南傳上座部佛教思想體系之一。

第十五「說界處品」，先以六種方法，解釋慧地之二的十二處，後以七種方法解釋慧地之三的十八界。

第十六「說根諦品」，先以六種方法，解釋慧地之四的二十二根，再以十五種方法，解釋慧地之五的四諦，即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。佛是現觀四諦而成道的，三轉法輪就是反復地講了三次四諦。所以要知佛教人生觀，須先研究四諦原理。

第十七「說慧地品」，是研究本論最難的一品，用緣起說來發揮原始佛教世界觀的生命論。以十二支業感緣起為中心，用二十種緣來說明因緣之間的關係。本品主要演繹慧地之六的緣起。論題為：1. 緣起的意義。2. 十二支緣起的解釋：①無明緣行，有六法釋緣起差別，釋二十四種緣，即因緣、所緣緣、增上緣、無間緣、等無間緣、俱生緣、相互緣、依止緣、親依止緣、前生緣、後生緣、數數修習緣、業緣、異熟緣、食緣、根緣、禪緣、道緣、相應緣、不相應緣、有緣、無有緣、離去緣、不離去緣，無明與行的關係。②行緣識，有行與識的關係，異熟識的緣起及結生活動，三界情趣諸趣的共與結生，結生識與諸法的關係。③識緣名色，有色的分別，於有等轉起以緣的方法來分析。④名色緣六處：有名緣緣、色緣、名色緣。⑤六處緣觸。⑥觸緣受。⑦受緣愛。⑧愛緣取。有以義分別，以法的廣畧及次第解釋。⑨取緣有，以義法有用，區別以攝及以什裏為什裏的緣等而解釋。⑩有緣生。⑪生緣老死等。3. 十二支緣起的特質，無明由愁等而成就，有輪而不知其始，沒有作者和受者，十二種性空故為空。4. 三世兩重因果，有二種有輪的三時，三連結及四攝類，十二行相的輻，三輪轉。5. 緣起的決定說，以諦的發生、作用、遮

止、譬喻，甚深的差別來決定緣起說。

第十八「說清淨品」，解說慧體（本質）之一——見清淨。1. 對名色的觀察有簡畧的方法、四界的差別法、十八界的觀察法、十二處的觀察法及簡單的觀察法等。2. 現起非色的方法，由有觸、受、識三種現起的非色法。3. 依經典及譬喻確定的名色。

第十九「說度疑清淨品」，解說慧體之二——度疑清淨，以各種方法把握色身與名身之緣，十二種業輪轉和法住智。

第二十「說道非道智見清淨品」，解說慧體之三——道非道智見清淨。有十一種法及四十行相而思惟五蘊無常等，對與非色的思惟法，以色的七法提起三相，十八種大觀，五蘊、四諦、緣起等生平觀，十種染污，確定二諦。

第二十一「說行道智見清淨品」，解說慧體之四——行道智見清淨。解釋生滅隨觀智，壞隨觀智，怖畏觀起智，過患隨觀智，厭離隨觀智，欲解脫智，審察隨觀智，行捨智及隨喜智。

第二十二「說智見清淨品」，解說慧體之五——智見清淨，即獲得須陀洹道、斯陀含道、阿那含道及阿羅漢道的四種道智，進而獲四種果，圓滿三十七菩提分之德，而起應斷應證之用。

第二十三「說修慧的功德品」，說明修慧有斷煩惱、證聖果的功德。

### 三、應當重視清淨道論的學習和研究

「清淨道論」是南傳上座部佛教，的一部組織完備的指導論

書，覺音全面地應用大寺派的正宗學說，對於不同說法批駁無遺。他組織的清淨道大體依着戒定慧三學的次序，而以定學爲中心，本來上座系學說最精彩的部份，就是定學。此學在北方發展爲修行道地，最後組成了「瑜伽師地論」那樣的規模；而在南方也由根本瑜伽論典逐漸結構成「解脫道論」和「清淨道論」。當年唐玄奘到印度求法時，就了解這一情況，認爲瑜伽說有南北二系，是應該全部通達的。在「慈恩三藏傳」中記述僧伽羅國（卽斯里蘭卡），有大德解上座部三藏及「瑜伽師地論」。玄奘曾欲往南方參學，後來他摘引瑜伽要問大綱詢問了解僧伽羅學說的僧人，答覆仍在戒賢學說之內，似乎北方已得究竟了。但據現代佛學家呂澂考證，南北瑜伽是有顯著區別的。例如南方定學從十遍處，特別是地遍處入手，應用色曼陀羅，保存了上座系中化地立教的宗風（見「大集經」卷二十一、「瑜伽師地論」卷三十六）。這樣從十遍處修學，都能達到四種禪定的階段。並且在十遍處以外，「清淨道論」就詳述了，還有十不淨觀、十隨念、四梵住、四無色、食厭觀，和界分別觀合爲四十種業處。這些業處，各有所適，例如貪重的人適用十不淨觀，瞋行深的人適用四梵住和四種色遍處等。這種學定方法，比較北方以遍處等作禪定功德看待的，（見「瑜伽師地論」卷四十三、「顯揚聖教論」卷四）就覺得更具體且切實了。「清淨道論」扼要地將平常心的起伏，歸納爲十二種作，概括爲九類，卽有分心、轉向心、見心、受持心、分別心、令起心、速行心、果報心，最後仍恢復到平靜狀態的有分心。這在唐人「唯識樞要」中通稱「九心輪」，形容它週而復始流轉不息。卽以這九類心作基礎再加三界、三性、世出世間等區分，便有八十九種差別。顯示怎樣由散心到定心，又怎樣由染心到淨心。修道方法都應該順差別心的性類而行是有其必要的。因此我們應當重視「清淨道論」的學習和研究！

（上接第24頁「世俗忍辱與佛教的忍辱觀」）  
法，很多經典裏都有論述，以覺音尊者《清淨道論》第九卷說梵住品中講得最詳細。有興趣者可以自己參照書本去練習。

## 五、總結

綜上所述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：佛教所說的忍辱波羅蜜，具有與世俗忍辱完全不同的意趣。兩者在某些方面似乎有相似之處，而其實卻存在着根本性區別。忍辱波羅蜜建立在佛陀所覺悟的宇宙人生真理之上，以安忍一切諸法實相爲核心，在紛繁複雜的世事面前，不爲苦擾，不爲樂染，既不悲觀，亦非樂觀，既超然物外，又能以無限的慈悲和愛心救拔一切沉淪受苦的有情。我們應該以無比崇敬的心來讚美佛陀的偉大人格和智慧，並依佛陀的教導，止息諸惡，奉行衆善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解脫煩惱，行菩薩道。

### 注解

- ①劉向《戰國策》秦策一
- ②同①
- ③賈誼《治安策》
- ④括號（）內的「法」字爲引者加入。
- ⑤《大智度論》卷十五
- ⑥省略部分內容爲：菩薩住忍辱生持戒精進，禪波羅蜜。
- ⑦班固《漢書》司馬遷傳